



快乐的大昭寺(油画) 李树勋

毛泽东趣事 (3)

曹一凡

即兴发挥

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共两党在重庆和谈。蒋介石对毛泽东说:“润之,一起干吧,不要另起炉灶了。”他将陕北的人民政权说成是“另起炉灶”。毛泽东借题发挥:“如果蒋先生给人民饭吃,还立炉灶干什么?”这一幽默回答,说得老蒋哑口无言。

1976年元旦,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见到毛泽东时,注目凝视毛泽东的脸说:“你脸的上半部分很出色。”他笑道:“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。中国人的脸,演戏最好,世界第一。中国人什么戏都能演得,美国戏、苏联戏、法国戏,因为我们的鼻子扁。外国人就不行了,他们演不了中国戏。他们鼻子太高了,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。”

妙写批语

新中国成立后,起义将领傅作义任水利部长,工作中过于谨慎,遇事就书面请示。毛泽东批了四个字:“有职有权”,鼓励他大胆负责。“文革”时,制作毛主席像章成风,后来越做越多,越大,用去了许多铝合金(造飞机的原料)。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,大手一挥,在一个文件上写了四个大字:“还我飞机。”

趣解《论语》

有一天,毛泽东与保健医生徐涛闲谈。在说到孔子吃饭很讲究时,他说:“孔夫子有病啊!”徐医生不解,毛泽东笑着解释:“我看孔夫子有胃病。他主张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,把食物搞得那么精细,这不说明他消化不良吗?他还非常喜欢吃姜,主张不撤姜食。姜性温,孔夫子有胃寒,吃姜驱寒暖胃。”“我看,孔夫子还有胃下垂呢!他胃不好,又忙着周游列国,常常是吃了饭就坐车赶路,路不好,车子颠簸,还能不胃下垂吗?”《论语》上记载孔子生活,有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,“不撤姜食”等句。毛泽东谈《论语》,幽默地解释古语,别有妙趣。

新书架

《大清相国》

刘峰颖

《大清相国》写的是清代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,在官场上所作的人格、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。他人任五十二年,历任康熙帝师,工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,至文渊阁大学士、《康熙字典》总修官等职,最后老死相位。

在康熙朝名臣辈出、“宦海”沉浮的年代,明珠宰相削权,索额图身死囚圈,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,高士奇信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。为伊谁陈廷敬独善其身?

作者王跃文认为,这并不是说陈如何工于心计,或是如何狡猾,他这样评价《大清相国》中的主人公:清官多酷,陈廷敬是清官,却宅心仁厚;好官多庸,陈廷敬是好官,却精明强干;能官多专,陈廷敬是能官,却从善如流。

漫长的历史肯定会遗忘掉很多人,在众多历史小说及影视剧中,陈廷敬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物,实际上非常值得我们关注。

这本小说王跃文写得费工夫,因为除了陈廷敬自己的著述之外,陈并未过多张扬的功绩,只能在其同僚如李光地的笔记中,找到他的身影。

“你们两个不回北京,来这里干什么!”戴鹤轩压低声音喝道。药不然满脸堆笑凑过去,把宣传画啪的一下打开:“戴老师,我们是想请您点。”

31. 终于又获得了赌斗的机会

戴鹤轩往那上面一看,立刻不说话了。那南京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宣传册里,有一页介绍的,恰好也是梅瓶,文字介绍里明白白地写着:世传明初梅瓶只有三件,除了这一件,还有两件藏于日本大阪的安宅博物馆。除此以外,再没有第四件了。戴鹤轩何等聪明,一看就知道药不然这是什么打算了。

在座的这些领导只是缺乏文物常识,但并不愚蠢。只要有人点出这内府梅瓶的珍贵之处,他们立刻就能察觉到其中猫腻。举世只有三件的至宝,你会这么容易就找到第四件,还非得拿起锤子敲碎瓶口?瓶子灌的根本就是其他品牌的白酒。药不然时机选得极妙,正好是众人把酒喝下去,兴致最高的时候。一旦骗局揭穿,伤害也就格外地大。如果这些领导发现这个戴鹤轩居然拿

假酒来换人情,势必恼羞成怒,他的这个什么黄帝内功也就不用了。我看到戴鹤轩脸上阴晴不定,知道他脑子里肯定在飞快计算着。周围的宾客还沉浸在“仙酒”的熏陶中,没留意这边的动静。

药不然笑眯眯地说:“戴老师,我推荐您点这道白烧四宝。”

白烧四宝,白烧此宝。顾名思义,这是个隐晦的威胁,意思是你若不答应我们的要求,你这个“宝贝”就可白白浪费了。但我们用菜名隐晦表达,周围的人听不出其中寓意,也算是给戴鹤轩留了转圜的余地。

戴鹤轩板着脸,冷冷说了一句:“这道我不喜欢,还是换个玛瑙鸡片和酿杂烩吧。”

他这句话也是暗藏玄机,“鸡”和“烩”,连到一起就是机会。戴鹤轩显然不肯轻易就范,觉得我们这种威胁,只能换回一次赌斗的机会。

药不然和我对视一眼,把宣传册收了回去:“明白了,我们这就去给您准备,请慢用。”

次日一早,我们两个驱车第二次来到戴鹤轩的江边别墅。

我们三个没什么好谈的,径直来

随笔

感怀柳宗元

柴清玉

“城上高楼接大荒,海天愁思正茫茫。惊风乱飐芙蓉水,密雨斜侵薛荔墙。岭树重遮千里目,江流曲似九回肠。共来百粤文身地,犹自音书滞一乡。”这首柳宗元的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,我是在上初中二年级时背诵的,至今不忘。

好的诗文,千秋万代传诵。诗活着,诗人也活着。柳宗元就是这种自然活着的诗人之一。柳宗元(773—819)字子厚,祖籍河东(今山西芮城、运城一带)出生于京都长安(今陕西西安)西称“柳河东”,因官终柳州刺史,又称“柳柳州”,是中唐时期文坛上一颗熠熠发光的星宿。他26岁考上博学鸿词科并进入仕途,极其憎恶当时的朝廷昏庸、藩镇割据、社会动荡、民不聊生,憎恶当时的文坛六朝骈体文盛行,充满浮华虚妄之气。考查历史,唐朝中叶似乎还找不出另一个文人如柳宗元那样,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坚定的变革意志。

柳宗元,爱恨分明,毫不掩饰,却胸怀坦荡。他与韩愈政见相左,针锋相对,但仍能与韩愈成为至交,结伴而行,共同倡导“古文运动”,大声疾呼要作“辅时及物”、“褒贬讽喻”之文。这场从文体、文风到文学语言全方位的文学改革,不仅在中唐引领一代风骚,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也使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学上成为终生挚友,柳宗元死后,柳州百姓立庙祭祀,韩愈亲撰《柳州罗池庙碑》以纪念。

以柳宗元的才华和勤奋,依唐代世风,他完全

事故

月老与冰人

陈永坤

月老,指媒人,也就是介绍人。唐代韦固在赴长安途中旅寓宋城。晚上,他见一老人在月下查书,便上前攀谈。老人说自己是管人间男女婚姻的,他袋中有一条红绳,如果用这红绳两端系住男女的脚,这对男女即使两家世仇也会成为眷属。韦固便问自己的婚姻,老人说,你将与一个种菜的女儿结婚,后果果然如此。因此,人们就称媒人为月下老人,简称月老。

冰人,也指媒人。《晋书·索统传》说,索统很会释梦。孝廉令狐策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,梦见自己站在冰上与冰下的人说话,令狐策不知吉凶,就请索统为他圆梦。索统说:你这梦说的是阴阳之事,实际是讲的男女婚姻。你在冰上对冰下人说话,是代表阳对阴说话,这说明你将替人做媒。何时冰破,何时婚成。于是后人就称媒人为“冰人”。

文苑撷英

古诗里的冬至

马承钧

今年12月22日是农历冬至,冬至又称交九、冬节、亚岁、长至节等等。从冬至这天算起,每九天为一组连数九次,谓之“九九”,九九八十一天过去,冬季就结束了。

古代诗人对于冬至自然不会放过,林林总总的“冬至诗”即反映了这一节气风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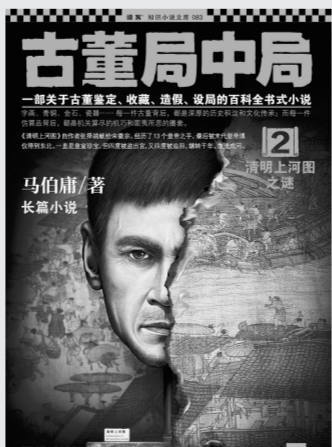
杜甫有首冬至诗,其《冬至》曰:“年年至日长为客,忽忽穷愁泥杀人。江上形容吾独老,天边风物自如新。……心折此时无一寸,路迷何处见三秦”,这是杜甫潦倒失意时之作,昔日冬至至聚饮做客,是很快乐的;如今贫病交加好景不再了,令人感慨!而他当年的《小至》则唱道: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刺座五添添弱线,吹葭六管动飞灰。岸容待腊将舒柳,山意冲寒欲放梅。云物不殊乡国异,教儿且覆掌中杯”,字里行间是何等的春风得意昂扬惬意呀。

白居易也有不少冬至诗,其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乃一首名篇:“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”,这首诗于贞元二十年(804)冬至,33岁的白居易新任秘书省校书郎,其时正好宦游河北邯郸。唐代冬至是重要节日,朝廷要放假,民间更热闹,大家穿戴一新欢聚问候。独在邯郸驿舍里

的白乐天,却只能“灯前影伴身”、“抱膝”思亲人。浓浓的乡愁溢于言表,他心想:此时此刻亲人们也会坐在灯前念叨我这个远行人吧,这与王维的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何其相似!白乐天还有一首《冬至夜》:“老去襟怀常澹落,病来须鬓转苍浪。心灰不及炉中火,鬓雪多于砌下霜……今宵始觉房栊冷,坐索寒衣托孟光”,岁月无情,已进入白发暮年的大诗人对冬至佳节也兴趣淡薄了,一句“坐索寒衣托孟光”,令人唏嘘,此乃人性的另一面了。

《冬至日独游吉祥寺》是苏轼的一首七绝,其云:“井底微阳回未回,萧萧寒雨湿枯荑。何人更似苏夫子,不是花时肯独来。”吉祥寺乃杭州名刹,风萧萧雨霏霏的冬至日,草枯花谢了,独居杭城的东坡先生却有雅兴独自来游古寺,诗人“竹杖芒鞋,吟啸徐行”的洒脱气质可见一斑!苏轼的胞弟苏辙也有一首《冬至日》的诗:“佳节萧条陋巷中,雪穿窗户有寒风。出迎过客非病体,归对先师喜屡空。”一个在单瓢陋巷中生活的入却不改初衷,节日里依然想念自己的偶像——颜子(颜回),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啊!苏氏两兄弟,堪称滚滚红尘中坚守一方净土的高洁之士!

连载



马伯庸著 长篇小说

西,莫过于这面木架子啊。”

32. 戴鹤轩透露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
药不然眉毛一立,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。戴鹤轩哈哈大笑:“小老弟,你是不是被吓糊涂了?想认输就直说,放着这么多古玩不点,却对着一

个木架子说话。”

“我可要买还珠了。您这三格格里的古玩,无一例外都是赝品。只有这陈列架的木架子,堪称是一件至宝。用金丝楠木打造这么大一面陈列架,当真是大手笔啊。”

金丝楠木是极为珍贵的木材,质地紧密,温润不燥,千年不腐不变色,在古代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使用,普通人敢用的话,那叫逾制,是杀头的罪过。金丝楠木制成的东西,在古董市场上十分抢手,哪怕是一串楠木佛珠,都能卖出天价。若是谁能有一套金丝楠木的家具,这辈子都够吃够喝的了。

戴鹤轩输了赌斗,面沉如水。我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胜了,请您履行诺言吧。”

听到这个要求,戴鹤轩眉毛一挑,眼神里突然透出一丝狡黠:“我认输,我会履行我的诺言。不过你到底是让我履行哪个诺言呢?是对黄烟撤烟诉,还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?”我心里“咯噔”一声,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

刘一鸣是让我找戴鹤轩要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,黄克武是让我用大齐通宝换回烟烟的安全。这本来是

两件事,可被戴鹤轩一搅和,我把这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。当初戴鹤轩在开赌之前,承诺的是“我输了,就如您所愿”。故意把胜利条件说得含糊,原来却是在这里等着我。我千防万防,还是被这个混蛋摆了一道。

看到我一言不发,戴鹤轩重新得意洋洋起来:“你用大齐通宝换回一件胜我的机会,让我做一件事。没问题,我这个人从来是信守承诺的,所以你先告诉我吧。”

我没有片刻犹豫,开口道:“我要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。烟烟的自由,由我来替换。”

戴鹤轩眯起眼睛:“你什么意思?我对男人可不感兴趣。”

“你不是想让我入你门下,修炼黄帝内功吗?只要你对烟烟撤诉,我就加入,可以签合同。”

戴鹤轩终于开口道:“很好,我给你准备一份合同,你把它签了,咱们两件事都好说。”

戴鹤轩把合同签好,心情大好。我催促他尽快履行承诺,戴鹤轩拿起电话,当着我的面给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,提出撤诉。然后他告诉我,撤诉也得有个过程,烟烟三天内肯定能

文史杂谈

避讳

王道清

避,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。它和我国特有的丰富的汉字文化有关。

所谓“讳”,指的是帝王、“圣人”、长官以及所尊者名字,人们说话作文绝对不能乱用,平时用到这类人物名字相同的字必须设法避开或改写,这就叫避讳。封建时代,避讳是一般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;否则,一旦犯讳,定将身罹大祸,甚至被灭绝满门!

避讳起源于周朝,但尚无完备的制度。秦汉以降,儒学在封建上层建筑领域占统治地位,避讳制度日臻完备,讳禁亦越来越严。

避讳有“国讳”、“家讳”和“圣人”讳三种。

“国讳”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臣民,甚至连皇帝本人也必须遵循的。“国讳”主要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。进而讳及皇帝的字者,讳及皇后及其父祖者,讳及前代年号者,讳及帝后谥号者,讳皇帝陵名者,讳及皇帝的生肖姓者。在外交上,互相尊重对方的“国讳”,是重要礼节之一。由于“国讳”的普遍性,一旦帝王之名中有一个常见字,就会给政治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。故而,封建帝王很早就注意避免这一点,在取名中,以“难知而易讳”为原则,并尽可能取单名,宋、明皇帝的名字大多数冷僻之字即出于这一考虑。

“家讳”仅限于亲属内部,族外之人与其交往过程中,也必须尊重别人的“家讳”。“家讳”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,所以还得到法律的承认。

封建官场中尚行一种“宪讳”,即下属官员避长官的名讳。这在制度上没有规定,不过出于下官的拍马而已。

封建社会中还有一类讳,即为封建“圣人”避讳。宋大中祥符七年规定,“禁文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”;金代规定,“臣庶民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,周公、孔子之名亦令回避”。清雍正时规定,孔孟名讳必须敬避,尤其是孔子之名丘,凡古书中有此字,必须改为缺笔字,姓、名及地名中的丘必须改为“邱”字。

在封建社会中,仅避讳就有这么多禁忌,人们终日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。那么人们如何避讳而不犯错误呢?其法有三:

一是改字法。这就是对帝王以及所尊者之名改用其他的字来代替。由于改字,在古籍中就出现了改人姓、人名,或改地名,或改官职名,或改书名,或改前代年号,或改纪年干支等现象。如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,为避晋司马懿讳,在书中将东汉并州刺史张懿改作“张壹”;辽统治下的女真,为避辽兴宗(耶律宗真)讳,改“女真”为“女直”等。唐宗讳虎,所以凡称“虎”的地方均改为“武”。

二是空字法。“空字”,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书,或作“某”,或作“口”,或直书“讳”。唐人撰《隋书》,为避太宗李世民讳,改“王世充”为“王充”,致使《隋书》在抄写翻刻过程中,有人误将“王充”连成“王充”。司马迁撰《史记》,为避汉景帝名讳,在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中写道:“元年正月,子系最长,纯厚慈仁,请建以为太子。”“某”即汉景帝刘启。《宋书》中对刘家帝王之名多作“讳”字。如“永初元年八月,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遣镇西将军”。“讳”,即晋文帝刘义隆。

三是缺笔法。为避讳而缺笔之法大概起于唐初。自唐以降,缺笔与改字并行不废。宋代缺笔法甚为盛行。所谓“缺笔”,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。

此外,在口语中,应避讳同音字。如宋高宗讳构,乃并勾、钩、苟皆避之;仁宗讳禎,乃并真、贞、徵皆避之。

在避讳森严的封建社会里,人们一不小心犯了讳,尤其是帝王及其父祖之讳,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清乾隆年间,江南有个举人,叫王锡侯,因他作的《字贯》一书,犯了康熙、雍正和乾隆帝的圣讳,乾隆曾自诩“朕不以文字罪人”,乾隆怒不可遏,认为是“大逆不法”,“罪不容诛”,因而杀了許多人。

我催促道:“该轮到《清明上河图》了。”

戴鹤轩慢吞吞地说道:“我家先祖戴熙,籍贯本是杭州钱塘,道光十一年,的进士,十二年翰林,官至兵部侍郎。他一生嗜画,是继江左四王——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翬、王原祁——之后的山水画大师。我先祖戴熙擅画花鸟、人物,以及梅竹兰,名声很大,号称“四王后劲”。道光年间,他时常被召进宫去,留下不少墨宝书画。借着这层关系,故宫里的各种珍藏他都曾经有机会见到。”

“不错。当时有个大收藏家毕沅,花了大价钱从陆费墀处购得《清明上河图》,可惜后来犯了大错,满门抄斩,这幅画就进了宫中。嘉庆帝特别喜欢这幅画,把它收录在《石渠宝笈三编》一书内。到了道光朝,戴熙有一次官宦入朝贺寿,天子一高兴,恩准他进入御库观赏。他借这个机会,终于一睹其真容。”

陆费墀和毕沅,毕沅兄弟的铃印题跋我都在照片上见过,知道戴鹤轩这个传承的次序所言不虛。